

男子俊朗的脸庞露出了欣慰的笑意。
‘通天换世’，我来助她改变这个天下，
叫天地和谐，山河永固，
也算是还她上一世的深情错爱。



神树之王

SHUDI
CHUANQI

蜀帝传奇

(下)

刘采采 ——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SHUDI
CHUANQI

蜀帝传奇 (下)

刘采采 ——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目 录

- 第二十二章
万丈红尘娑婆劫 / 001
- 第二十三章
大志天下心为盾 / 013
- 第二十四章
通天神树太阳轮 / 024
- 第二十五章
比翼连枝心甘愿 / 042
- 第二十六章
大君归日幻境灭 / 053
- 第二十七章
一生虚妄七分苦 / 063
- 第二十八章
六方桑林堆梦楼 / 073
- 第二十九章
女王夏祭祀礼至 / 081
- 第三十章
青衣神祀女王意 / 089
- 第三十一章
迷魂重现前世怨 / 102
- 第三十二章
破阵离局重归一 / 115
- 第三十三章
平周城主密函意 / 129
- 第三十四章
云里仙台诉衷情 / 140
- 第三十五章
青川地动撼江山 / 152
- 第三十六章
鱼鳧圣王燕林川 / 164
- 第三十七章
神树之王君何在 / 176
- 第三十八章
暗涌不息明刀至 / 192
- 第三十九章
鱼鳧王祭祖神君 / 204
- 第四十章
神树之王再现世 / 216
- 第四十一章
大君复还执念散 / 227
- 跋 / 239
- 后记 / 247





第二十二章

万丈红尘婆婆劫

一炷香之后，按照月香雪所说的方法，岍通与高阿星、段成奎，带着一千精兵，冲入云溪谷中。到底岍通还是敌不过执中的执拗，非说人多一点进去，要安全一些。可人多了，也有人多的不便。譬如此刻，虽说是冲入了云溪谷当中，可刚进入谷中不过片刻光景，便听见动静很大的声音，自头顶的后方传来。

岍通转头看去，便见云溪谷入口的正上方山崖上，两个崖洞里头，乌压压插着一排竹制的弩机。方才那声响便是弩机自动放入羽毛的动静。在那两个崖洞之间，似乎有若干条若有似无的丝线牵扯着，但凡洞口有了动静，便要牵扯弩机，将那羽箭发射而出。想来设这个机关的人，也是个绝世高手。否则，单凭这寻常的丝线，寻常的羽毛，以及简陋的竹制弩机，便杀了他大蜀国的将士一千多名，也叫人匪夷所思。除非又是因这谷中过甚的天地之力，才让这羽毛利若刀锋！岍通心中不禁一紧，便同高阿星嘱咐道：“叫大家留意一下头上，脚下，左右两旁，小心有暗器。”高阿星迅速领命，嘱咐左右传达下去。

段成奎也骑了匹黑色的骏马，跟在阮通身旁。可他此刻只觉得双腿发软，半点没有早些年那些想要做个武士的雄心壮志。倘若早知道当武士就要面对这么多可怖的风险，那他还要不要继续做这样的美梦呢？恐怕还是会的吧。没有梦想是能够轻易实现的，之所以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感到胆怯，不过是因为自己用以傍身的本领太少罢了。段成奎感到害怕的原因，不是因为生性胆怯，而是因为，过去的岁月里，并没有练就足以支撑他实现武士梦想的技能。而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，他会害怕，怕自己的段位不够，哗众取宠不说，说不定还要误了他人和自己的性命，到底性命还是要比梦想更要紧一些的。此时，方恨从前的自己说得那么多，做得却极少。早年，段成奎曾与姑姑一道去拜访她身在土费城的友人，便是穿云溪谷而出。彼时的云溪谷天清地宁，鸟语花香，虽也是幽谷森森，可到底没有恐怖的氛围。然而今日，尽管段成奎身着铠甲，手执兵器，还有上千名武士伴随左右，可他却感到了自心底而生的莫名的恐惧。这种恐惧来自谷中近乎邪魅的静谧，以及氤氲于头顶遮天蔽日的迷雾。前路无异，依旧是深邃不见尽头的模样，再抬首看去，密密麻麻的崖洞，一时半会儿也数不清楚，阴森森地长在山谷两旁的悬崖峭壁上。整个云溪谷仿佛与世隔绝了一般，不见天日，除了胯下马儿蹄子哒哒作响，便听不见一丝半点别样的声音。先前入谷的那一千人，更是不知道去往了何处。段成奎心中万分畏惧，索性竖起了耳朵，屏住了呼吸，瞪大了眼睛，唯恐漏掉了一丝半点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。

阮通察觉了他的异样，沉声说：“段兄弟，你是天社山人士，可是晓得误入盘郁之阵以后，该如何固守心房？”段成奎啜啜说道：“不为所见迷惑，不为所闻困扰，坚信本真感知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阮通一笑，“那便将眼前此景，在脑海当中替换成云溪谷从前的模样。”

段成奎深吸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便照着阮通的意思去做了。待到再睁眼时，有一瞬间，他仿佛看见了前面不远处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他被骇了一跳，待到想要再看个仔细时，却见前路又复以方才的模样了。他本想提醒一下阮通，可还未开口说话，便见阮通勒住了马儿。高阿星连忙抬手示意后面的军队停止。

阮通眼中所见，与段成奎眼中的云溪谷，却是两个样子。此时此刻，在阮通眼中，整个云溪谷已是人间炼狱，两丈宽的山谷之中尸横遍野。无数只硕大的地鼠、目露青光的豹子、野狗，正歇斯底里地分食着已被撕得粉碎的尸体。天地之间，氤氲雾绕，瘴气横生。悬崖峭壁之上是纵横交错的藤蔓，一根根皆如人的手腕那般粗，自山崖当中无根长出，蜿蜒蜒蜒，直长到那峭壁之上的石洞里去。所谓的被密封的地穴，便在那群野兽啃噬尸体的前面一点点，有那么一个，用青石板盖着的。在石板之上，还躺着个面色青紫的死人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看见了两个人——月香雪与练竞，就站在他们队伍前面五步之遥。他们也发现了他。阮通高坐于马背上，凝视他二人，问：“你们的马呢？”月香雪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往右前方峭壁转角处看去。阮通顺着她的提示，往那处看去，却见峭壁转角处，是密密麻麻的森森伫立的士兵。他们的脸色像是染上了一层烟灰，目光呆滞，仿佛被什么人噬取了心神。站在那鬼魅一般的队伍最前头的二位，正是方才执中选中的，被他称作最为勇猛果敢的两个精兵。那么，执中呢？阮通心下一惊，还未开口问，就已听见练竞说：“执中大将军骑着马过了那个地洞之后，便和术愚大巫师没了踪影，不消片刻，我们的马儿不知何故，受了惊，四足扑腾，将我香雪姑娘摔了下来，也是往那方向跑了去，待我们回过神来，便见着了他们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那个被压在尸体下面的地穴，便是这阵池的界限？”阮通眯着眼睛，再次瞧了瞧那被青石板盖住的，普普通通的一

个地穴，心中满怀疑惑，“莫非打开了这个地穴，便能减弱阵池当中的天地之力？”月香雪点了点头，但语气依旧冷淡，“只是减弱一部分而已。”阮通挑眉，嘴角扬起一丝笑意，“如此简单，本王率兵杀将过去，不就行了！”月香雪闻言，冷笑摇头。

此时，陪在阮通身旁的段成奎与高阿星，见他频频与人对话，顿时心生疑窦。两人相视一眼，便由胆大心细的高阿星小心翼翼问道：

“殿下，前方并无一人，您在同什么人说话？”阮通愕然，“难道，你们瞧不见香雪姑娘与练少侠？”段成奎打了个哆嗦，“他们在哪里？”阮通询问似的往高阿星看去。高阿星忙不迭地摇头，“殿下，前路空旷得要紧，除了前方拐角那处有些若隐若现的迷雾，并无异常之处。怎么？殿下您瞧见了什么？香雪姑娘与练少侠又在何处？”高阿星一面说着，一面上下左右地四处张望。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当真瞧不见就在五步开外的两人。而就在近旁的士兵，也纷纷表示眼前只有一条空阔的大路，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

阮通不禁有些困惑了，到底他所见到的是真相，还是他身旁的这一众人见到的才是真相呢？所有人都能看见的，为何他却看不见？而他能看见的，又为何不能引起他人的认同？阮通生平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所见，莫非只是幻象？当这个念头刚刚自心底生了出来，月香雪与练竟便蓦然消失了。旋即落入他眼中的，便一如段成奎与高阿星所说，前路不过是一条平坦的大道，并没有满地可怖的尸体，也没有硕鼠、豹子、野狗啃噬尸体，更莫说那一排排阴森森的仿佛中了毒的士兵。云溪谷中天清地宁，前路除了有些轻薄的雾气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异常。可是……阮通凭着记忆，再往那被青石板盖住的地穴方向看去时，却见平整的路面上什么也没有。

他顿时心中一惊，脑海里豁然开朗，眼下所见的才是幻象。只有虚无的幻觉，才会迷惑人心，叫人分辨不清错对，找不到正确的方

向。便是此时，眼前所有平和之境顿时化为乌有，月香雪与练竞依旧站在原来的位置。练竞以防卫的姿态，手中的宝剑已然出鞘，端端面向着那群活着的死人。而月香雪却依旧盯着阮通在瞧，脸上的表情很冷。待她发现他终于回过了神志，脸上浮起一丝讽刺的笑意，说：

“以你的身份，本来是不该被动摇心智的。”阮通讪讪一笑，“本王一届凡夫俗子，偶有被动摇之状况，也是情有可原。”说罢，再转头往段成奎与高阿星看去，却见这两人仿佛已听不见他说话的声音，只怔怔地盯着前方。在他们身后的那一千精兵，脸上也是同样的表情。月香雪看出了他的困扰，淡淡说道：“他们方才瞧不见我与练竞，现在，他们也瞧不见你了。这个凡世，诸多复杂，所见未必即所得。世事繁闹，人们总是希望能够看见他们想要看见的。也不知他们是被自己心中所想而困扰，还是被这阵池的平和所迷惑，当他们完全相信自己的认知时，便会与真相分道扬镳，自欺欺人，有如行尸走肉。”听月香雪这般剥皮削骨似的说辞，阮通心中顿时一紧。他很明白，假如人被幻境所迷惑，清醒中的旁观者尽管痛心疾首，可即便他付出再多的努力，再多的劝慰也未必有用。除非是那被困之人自己肯去寻找出路，才算有救；否则，人就会一直在幻境中沉沦，与真相背道而驰，越行越远。眼下，他所带来的人，包括武艺高强的高阿星，也被夺走了理智，双目空洞地盯着前方。

月香雪眉心一蹙，叮嘱道：“小心！”就在阮通不明其意之时，陡然间他胯下的马儿发了狂，前蹄后腿不停扑腾，将他颠得抛向了半空之中。他在半空之中，已是骇然震惊。可这颠簸仿佛是有外力所推，他被推得很高，以至于仿佛飘在了云端一般。再往旁处看去，目光所及之处正好是嵌在山崖上的洞穴。漆黑一片的洞穴里头，不知道究竟有多深，也不知道要通往何处去，却有一排眼睛，闪烁着摄人的光芒，正阴森森地看着他。他吓得心跳漏了好几拍，心想吾命休矣！

恰在此时却被一条披帛卷住了手臂，往山崖的下方拖去。循着手臂的方向看去，是月香雪。她借着悬崖边上的藤蔓，往上攀爬了些距离，再往他的方向抛去了披帛。待再次回到地面时，阮通带来的人马已尽数站在了对面的人群里。他不禁黯然，有些手足无措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，“如今，除了我们三人，所有人都被困住了，我们若是去掀那地穴之盖，他们会不会攻击我们？”

“会，如果我们拿掉地穴的盖子，便是要破坏他们眼中一派和谐的幻境，于他们而言，就是坏他们好事的敌人。他们站在他们的位置，认为他们所信奉的是真理，而我们所有揭穿这个幻境的行为，于他们而言都是十恶不赦的。”

“他们看不出来我们本来的样子吗？”

“敌人的样子都是丑陋的，谁还会去管本来长什么样子。倘若稍有一丝半点追究真相的心思，就不叫敌人了。”月香雪所说虽然狠毒残酷了一些，可毕竟都是事实。倒是练竞突然问道：“大殿下方才，可是看见那悬崖峭壁上的洞穴里，有什么异常之物吗？”

“有，眼睛，密密麻麻的眼睛，带着寒光。不知道眼睛的主人是什么东西，像人，又不像人。与他们对视的感觉很可怖，就像是随时都可能会扑上来，将人逮住，狠毒地撕咬一番。”月香雪与练竞听罢，却无法判断。

就在三人沉默之际，地上陡然爬过一群豆子大小的黑蚂蚁，速度很快，追其源头，是自藤蔓的根部而出，密密麻麻地往地穴爬去。月香雪脸上浮起一丝笑意，“机会来了。”阮通与练竞尽管不知道她口中所说的机会是什么意思，但见她拔出了随身佩带的柳叶剑，阮通便也让手中的斗川剑出了鞘。月香雪说道：“地穴当中的暗流涌动，所以蚂蚁们要往回走。”

“这些蚂蚁，是地穴当中的？”

“不然呢？你可在别处见过这般硕大的蚂蚁？”

阮通摇了摇头。天地氤氲，雾气腾腾，幽谷当中，无名野兽的呜咽嘶吼之声不知从何处隐隐传来。蚂蚁列队，疯了似的往地穴奔去。它们争先恐后，毫不谦让地从那面目可憎的尸体上爬过，从那野狗和豹子的牙齿缝隙中穿越，从那硕鼠尖利的爪子下面逃脱，最终从四面八方汇成了黑色的七股，每一股皆如粗壮的流沙，不约而同地冲向青石板下的缝隙当中，源源不断地涌入。

月香雪踌躇满志，盯着那地穴，跃跃欲试。“想要掀开地穴的盖子，引走这一方的天地之力，就必然要先砍了那几只野兽！”说着，她笑了笑，“不过是几只食人尸骨的野兽，倒也没什么可惧怕的。”言罢了，便从旁处的山崖上扯了枯萎的荆棘枝，以枝作箭，朝那野兽击去。可异样的情况发生了，以月香雪本身的武艺，再加上青梨月原来的内力与招数，按说远距离射杀几只小兽，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可偏偏枯枝却如挠痒一般，从小兽的身上落下，没有造成半点影响。阮通质疑道：“莫非是天地之力养成的野兽，与阵外的野兽不同？”月香雪蹙眉思索，有些不太肯定地说：“异兽与异人怕是都不太好对付，如此看来，还是我太轻敌了。”

练竞提剑，“那只好近身刺杀了！”说罢，便纵身一跃，率先向那正在啃噬人脑袋的野狗劈头砍去。阮通的嘴角扬起一丝笑意，“练少侠，一道！”只见银光于半空划过，阮通与练竞已近至那地穴附近。野狗被一剑劈成了两半，猩红带黑的血泼了一地。旁的异兽受了惊，顿时鬃毛倒立，怒瞪着青光闪烁的眼睛，齙着沾满了碎肉与污血的牙齿——便向着练竞一个个地扑了上去。阮通瞧得心惊，可斗川剑在手，已容不得他有半点畏惧。瞬时间，只见这阴风阵阵的山谷当中，污血四溅，异兽哀号。

月香雪在一旁，却上下左右地打量着。她担心会有人，或者非

人的东西暗中攻击。可四下却毫无动静，就连站在前方拐角处的人，抑或说是行尸走肉，也都静静地站在那处，仿佛聃通、练竟与那些个异兽的厮杀，并未落入他们的视线里。月香雪心中十分困惑，不知当年山哥哥入得云溪谷时，是否也遇见了这些可怖的东西？山哥哥去云溪谷之前，曾派人上天社山，央她相助。彼时，纵观天下，唯有她青梨月深知破解天地之力的法则。可在那之前，柏灌族也来了人，是柏砦的王后，她跪在天慈宫的大殿里苦苦哀求，央她青梨月去往青衣神山，搭救她被困迷魂阵中的夫君。柏砦于青梨月而言，是个不可替代的存在。他对她一往情深，爱她，敬她；而她难堪深情，心存愧疚。她因此毫不犹豫，旋即从香山仙洞出发，选了捷径往青衣神山赶去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前脚她才刚刚离开，后脚，鱼鳃族的大巫师便来到了天慈宫，求她前去云溪谷，助他的圣王一臂之力。后来，她便是拿自己不在山中，是以没能前去相助为借口，开脱心中的愧疚。可倘若是她在临行之前略卜一卦，便可以预见当时山哥哥的境遇。然而那时候，她与山哥哥已是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的状态了。她伤透了心，恨透了他，赌着一口气，强迫自己莫要再去想他，念他、管他今时今日在干吗，过得好不好，可曾也有记起她来，于她而言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时候的她，是恨着他的。与其说是阴差阳错的未能相助，不如说是刻意而避之。天地之力，无形无状、无影无踪，受此力压迫的人，除了靠运气庇佑之外，便是要有博古通今、身负神力的人帮助，才能得以脱身。她后来才感到后怕，倘若不是山哥哥睿智过人，武艺高强，想必也困在了云溪谷当中，成了这行尸走肉的一个了。彼时的她是自私的，狭隘的。不知道山哥哥对她的怨，是不是就从那时候开始的呢？

正在回忆当中，却听见聃通欣喜的声音，“香雪你看，这第一个地穴！”月香雪收回了周游的神志，往聃通与练竟处看去。但见那两

个玉树临风一般的男子，手执长剑，衣袂飘飘，斑斑血迹印染的衣摆下，是尸首异处的猛兽残肢。练竞的黄金面具下，板正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阮通俊俏的脸庞倒是得意扬扬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小有成绩便沾沾自喜。

那青石板依旧盖在地穴之上，看不出石板下边是个什么情形。阮通与练竞相视一眼，两人同时退后三步，而后以剑为臂，双双向那地穴上头盖着的青石板刺去。瞬间，青石板受外力之压，迸裂开来。裂痕由中心而起，沿着脆弱的区域逐渐扩散，直至整个石板四分五裂，成为碎片。当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阻断被打破之后，便见空中顿起一道气流，自上而下往那陶钵一般大小的洞口冲去，一道冲入洞口的还有地上支离破碎的人畜尸体。那洞中莫名的吸力，将云溪谷入口至转角处这一段，但凡是存在于地面上的物件，无一例外地往那洞中吸去，自然，也包括了阮通、练竞、月香雪。当三人不受控制，一步步往那洞中沦陷而去之时，月香雪回身旋转，抓住了峭壁上头的一枝藤蔓，才算避过了气流的冲击，待稳定了，便同那二人喊道：“寻个庇佑，先避过这一段。”阮通与练竞自然也是顶顶聪明的人，早已如她一般，依附在了峭壁之上。地面上的烂石碎尸、蚂蚁、羽箭、落叶、枯藤，统统像是被赋予了生命，不约而同地奔赴了同一个目的地。一如这娑婆浊世的芸芸众生，从万丈红尘中告别劫难，再堕入另一个虚无。片刻之后，那半空中莫名升起的气流，已渐渐地矮了下去，直至整个路面呈现干净整洁的样子。

三人相视一笑，自藤蔓跃下。阮通拍了拍衣袖上的灰尘，同那二位说道：“如今，我们开了第一个地穴，再开四个，是不是这个迷阵也就不攻自破了？”练竞淡淡一笑，“若按香雪姑娘所说，便是如此了！”月香雪环顾四周，警惕说道：“云溪谷口的竹制弩机依旧在运作，可见，这一段的天地迷阵尽管被破，可人为所造之阵，却是尚

在。” 阮通不禁好奇，“究竟是什么人，这么大的能耐？”

月香雪摇了摇头，倘若香雪姑娘自己的记忆力为主，想必她能知道到底是谁，毕竟这是属于她的时代。无可奈何的是，现如今为主导的却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灵魂。以她青梨月自己的认知来看，此人非但武功了得，还上知通天之术，下懂遁地之法，是个非常博学的人。但以这布阵的方式来看，又像是离群索居惯了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！因不知道敌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，是以月香雪心中，还是有些忐忑。刚刚这般想着，眼角的余光便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动静。那站在前方拐角处的行尸走肉，青紫的脸上双目却开始转动，排在前头的几个甚至动了动手，踢了踢腿，在活动筋骨。可是方才，这边杀得那么厉害，地穴的吸力也十分强劲，他们与之相隔不过三丈之距，却纹丝不动。为何此刻却又动了起来？

正疑惑当中，听见阮通说道：“练少侠，你袖笼当中掉出了个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 练竟慌忙探入袖笼之中，摸了半天，便越发有些慌张。

阮通指了指那拐角之处，说：“一管插竹。” 月香雪随着他的手势看去，便见一管用蓝色丝绢包起来的插竹，端端躺在转角那处，也就是那帮行尸走肉跟前几步远的地方。而他们大约便是因这入侵者，而牵动了制约。“如此看来，云溪谷中的阵池不止一个。受天地之力的影响，便是一个地穴分管一段的阵池。阵池之间各自为政，只要不越界，便不会协力共致。” 说着，她欣喜难掩，笑道：“那么接下来破阵，就要容易得多。” 阮通颇为赞许，但心中亦有顾虑，便道：“可那阵池里头都是我的人，叫我如何动得了手？” 月香雪冷笑，“哪里是你的人？你瞧他们眼里可还有一丝半点的你？”

阮通叹了口气，那帮人面色青紫，跟中了尸毒似的，双目呆滞，没有半点人气，哪里还是他的人呢！打从认识起，香雪姑娘就是个得

理不饶人的主儿，从不晓得给人留半点颜面，心中想着什么，便要同他说些什么，丝毫不顾他的身份地位，好歹也是一国之少主，未来的国君。莫论讨好他阮通能得什么好处，多少人即便是不想讨好，但也不会故意开罪。可眼前这女人，倒好似一点也不稀罕似的。然而此刻，最叫人闹心的，却不是月香雪的话，而是练竞。在发现那管用蓝色丝绢包着的插竹落在行尸走肉跟前之时，他先前的沉着便已消失殆尽。他的胸腔起伏很大，像是在刻意压制心中的慌张，目光紧紧地锁在那管插竹上，唯恐一眨眼，它便凭空消失了去。看得出来，那管插竹于他而言，是个十分要紧的物件。

阮通心中担忧，便叮嘱道：“练少侠，少安毋躁，我们若是此刻冲了过去，定然会被这帮人撕得粉碎。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那么多的马，不可硬闯。”月香雪赞同，“对。只可智取，不能硬闯。”可练竞却有些按捺不住，原本紧抿的嘴已然张开了，正喘着气。他说：

“可有什么法子，能先将那插竹夺回来，待我装回了怀里，再同他们决一死战，也是无惧。”听他此言，阮通有些愕然，问：“不知是谁送的笔，却叫练少侠视之甚重，竟然连性命也不顾了？”练竞闭了闭眼睛，痛苦应道：“一个很重要的、却亏欠甚多的人。”月香雪似乎明白了那插竹的主人究竟是谁，为求论证，她指了指自己。练竞无言，月香雪也是黯然。她环顾了一下周遭，说：“你二位先以藤条为防，躲到上面去，待我试试能不能拿回那管插竹。”

“怎么拿？”月香雪从袖中拎出一条披帛，挑了挑眉，戏谑道：“女人嘛，长袖善舞也算是傍身之法，一技之长。”阮通忍不住笑了，倒是很少有女人愿意担上“长袖善舞”这个名头的，她倒是他见过的第一个，还理直气壮。“我估算了一下，这条披帛的长度刚好足以卷起那管插竹。但后果，恐怕是要破了两阵之间的结界。让你们躲到悬崖峭壁上去，是怕这些人冲过来之时，把你们给撕碎了。行尸走

肉，又没有神志，全凭幕后操纵的人恶念而动，我们若是站在这路中间，根本就是螳臂当车。”

“言之有理。若是破了这个结界，他们冲过来，受此段平稳的天地之力影响，说不定就会恢复神志。届时，再有剩下的，想必也不多，便好解决了。”说罢了，阮通便选了一株粗壮的藤蔓，以作依附，练竞尾随其后。月香雪自然也是。

待一切就绪，她旋即舞动披帛，径自往那缠了蓝色丝绢的插竹卷去。与此同时，却见一道黑影冲来，眼见着便要同时落在插竹之上，练竞旋即扔出手中的宝剑，一击即中那黑影的心窝正中。月香雪如愿夺到了那管插竹，却见那倒下的影，正是不知姓名的一个精兵。与此同时，那簇拥在一起的行尸走肉仿佛活了过来，如月香雪所预计，径自往结界这方走来。他们目空一切，面无表情，只一味地往这方向走。月香雪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看着。只见他们一个个踏上同伴的尸体，穿过结界，顾自向前走着。走过了一个又一个，马儿也跟着牵动，往这方向跑来。有的人，很是不巧，正好就踩在了地穴上头，便落了下去。可过来的人，再多走了几步，便软软地倒下了。想来，是受制之力减弱，无力支撑下去，所以晕厥了。

“香雪。”阮通倚在峭壁上，笑吟吟地说：“看来，这第二个阵池，十分好破啊！”月香雪摇了摇头，“别高兴得太早。”话刚说完，便见那插在士兵身上练竞的宝剑，被一个人拔了出来——那是段成奎。



第二十三章

大志天下心为盾

原以为众人皆被幻境所惑，断然没有想到，段成奎却像个没事的人一样。可是方才为何又迷迷瞪瞪地跟着一众走了呢？难道这就是世人皆会犯下的过错，那叫人匪夷所思的“从众行为”？阮通心中备感困惑，便向月香雪与练竞看去，问：“段兄弟如何会有意识，晓得去拔剑的呢？受制阵中的人，不是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吗？”月香雪没有说话，练竞盯着段成奎瞧了片刻，做出判断，“兴许，是因为段兄弟没有练过多少武艺，更无内力傍身，神志尽管被控，可心中到底是清明的，可看样子，又不像是个清醒的人。”

“难道……误入了歧途？”月香雪叹了口气，“空有一腔抱负，却无一技傍身的人，最容易被虚无幻境所诱惑。此刻的段成奎，既然拔了此剑，那恐怕在他的设想里，便以为自己乃是天下第一的高手了吧！”

“你是说，他的神志虽未被这幕后的黑手所控制，却堕入了自己设下的假象里？”

“对。他是在这阵池当中自我催眠，因此迷失了方向。”练竞说：“我曾听香雪说过，段兄弟的抱负是成为一个英武勇猛的武士，

斩尽天下恶人，为民除害，不求青史留名，但求身正影端。” 阮通闻言，若有所思。月香雪也是不语。

只见段成奎将那把剑拎在手中，细细地端详了一番。陡然间，他面色一正，双脚一并，剑在手中，竟然挥舞起来。说来奇怪，段成奎原先并不擅长剑术，或者说，他根本就不怎么懂武功。可是现在，那剑与他却仿佛合二为一了，以致行剑走势，更是有如行云流水，十分恣意畅快。以他现下的身手，半点不像是个练武的白痴，倒像是个一等一的高手——剑痴。

月香雪不禁感慨，说道：“心中存了梦想的人，倘若给他一个契机，叫他如鱼得水，让那梦想变成现实，其实，也算是一种功德。当下这个阵池，虽说毁了千百个心志不定的人，却叫这空有抱负却未能实现的痴汉，领略了一把美梦成真。” 阮通闻言，欣慰一笑，说：“梦未必就是梦，人想得到的，总归是有做得到的那一日。”

“可实际上，段成奎的武艺也仅限于这个阵池当中。在幻境之中，他才能发挥最大的极限。他的梦想有多大，他的武艺便能有多高。”

“那这么说，也能为我所用吗？”

“那得看他到底心思够不够纯善了！倘若他能认出我们来，便可以为我们所用；倘若他认不出我们，那便极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，而且还是非常厉害的敌人。”

“段兄弟是你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想必你更了解他。但以我所见呢，他的本性其实还不错，你瞧瞧他那剑术，虽说是自创的……嗯，也就是说，他臆想中的这个剑术，实际上还是招招皆富正义之感的，所以，我不担心他。”说着，阮通又往脚下滞留的人群努了努嘴，说：“倒是他们呢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依旧痴傻着立在那处，不往这方走来呢？”

练竞距离得近一些，眯着眼睛瞧了瞧，有些不确定地说：“好